

中华秘史

清朝秘史

中

（民国）陆士谔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清朝秘史

第二部

(民国) 陆士谔 著

第四十八回

台湾岛海贼受困 黑水洋良将丧身

话说阮抚台听了长庚一番议论，叹道：“我们住在深衙内院，海上风云，如何会知道，更莫怪都察院那班御史了。”长庚道：“都老爷原都是书生，讲几句风凉话，我也没暇跟他们计较。大帅是长庚嫡亲上司，只要大帅肯作主成全我，事情就容易办了。”阮抚台道：“都是国家事情，谁该尽力，谁不该尽力！你要什么，明白告诉我，我总无有不尽力。”李长庚道：“剿捕海贼，最要紧的是战船，战船就是官兵的城郭，官兵的营垒，官兵的车马。船要是得力，战起来就勇，守起来就固，追起来就快，冲起来就坚。现在浙江的船，合用的颇不甚多。大帅肯成全时，上一个本子，请几万款子，交给长庚一手经理，那就受赐不浅了。”阮抚台道：“造船的事，上头已经派了仪邸，要是请款另造，怕于仪邸面子上过不去么？”长庚道：“请问大帅，国家要紧？还是仪邸面子要紧？”阮抚台道：“仪邸造的船，难道一艘都不能用么？”长庚道：“大帅还有什么不知，那种工料，放了洋，官兵的性命都被他送掉了呢。怎么还能够开仗？”阮抚台道：“咱们别动官中银子，大家捐几个钱出来，造几艘应用。等平了贼，再想法子，你瞧如何？”长庚道：“大帅尽筹，果然妙极。只是贼子这几年里头，造船购炮，认真异常，咱们造的船，总要比贼船强才好，不然还是没

用呢。”阮抚台道：“贼子也造船么？哪一家船商替他制造？你告知我，我有本领封他的厂局，办他的工匠，把造成的船只通通充公呢。”长庚笑道：“闽浙两省船商，哪一家不替贼子造一艘两艘，要被咱们查得着，他们也不能再做这买卖了。贼子的计划，比鬼还巧，他又不亲自去定造，勾结了奸商，放洋时光，只说是商船，一出了口，就差人到衙门，报称盗劫，商船顿时变成盗船了。请问官府又拿他怎样呢？”阮抚台摇头道：“倒真没有法子。”长庚道：“再有一层，现在水陆兵饷，照例只发给三个月，也是大大一个弊害。”阮抚台忙问：“害在哪里？”长庚道：“大海捞针，全靠着机会巧。机会来时，一时半刻都不能错掉，错了一日，那怕你再费上一年半载的功，都是白费力气，不济事。”阮抚台道：“那倒是实情实理的话。兄弟别的不能尽力，发饷小事还能够作一点儿主，以后就半年一发如何？”长庚起谢道：“全仗大帅成全。”

阮抚台虽然是个馆生，倒很佩服长庚。席散之后，就邀集本城官商，劝他们量力捐助。自己行头，先捐了一年的养廉。登高一呼，众山响应，霎时间捐簿上竟写集了十多万银子。阮抚台大喜。次日，邀请长庚到署，把捐簿给他瞧看。万事只要有钱！长庚领到这笔款子，顿时心雄气壮，狠狠的奋发有为，赶到福建，定造了三十艘大舰，又铸大炮四百尊，分置各舰。这大舰队取名儿就叫霆船，扬帆破浪，行驶如飞。头回儿放洋，盗首蔡牵就几乎被获。

这年三月，蔡牵窜扰定海，进香普陀。恰恰霆船掩至，万众齐呼，千弩并发，蔡牵没有防备，损失了好多兵将，解缆逃遁。长庚传令追袭，乘风破浪，昼夜飞驰。追到闽洋，望见蔡贼舰队，只离三五里远近，四百尊大炮，齐伙儿开放，连环不绝的轰击将去，只打得贼船蓬穿桅折。蔡牵窘极，忙差人到浙

闽总督玉德那里乞降。玉总督信以为真，立派兴泉兵备道庆徠赴三沙海口招抚。蔡牵道：“果许我降，请先调开浙师，李提台踞在上风，行止很为不便。”庆徠回禀玉总督。玉总督立下大令，飭长庚收港勿出。于是功败垂成，蔡牵遂得从容遁去。

李长庚三战三胜，只夺得贼船六艘而已。收兵回浙，谈起战事，不胜扼腕。阮抚台再三解劝，长庚慨然道：“长庚受恩深重，七尺微躯，早已置诸度外，贼不死我，我必死贼。只是这回纵放了他，又不知要费掉国家几许钱粮，丧掉兵士几许性命呢！”过不多几月，惊报传来，果然说蔡牵协同粤盗朱濆，连（舟宗）八十余艘，入犯闽洋。玉制台飭浙江总兵胡振升督率水师二十四艘邀击，却被蔡牵一把火，烧得个全军覆没。长庚闻报，跺脚不已。

忽报圣旨下，慌忙摆香案迎接。那钦差站在上面，宣读道：“奉 上谕，浙江提督李长庚，忠勇性成，忘身殉国。在军两载，过门不入，又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资。所有俘获，尽以赏功，故士争效死。且身先士卒，屡冒危险。三月剿贼闽洋，围攻蔡逆，火器瓦石雨下，身受多创，鏖战不退。故贼中有‘不畏千万兵，只畏李长庚’之语，实为水师诸将冠。李长庚着授为水师总统，所有闽浙水师，使归节制。钦此。”送过钦使，阖城文武都来叩贺。一时阮抚台也到，一见面就道：“我不贺你得为总统，深喜朝廷得着一员大将也。”长庚谦称“不敢”。阮抚台笑道：“不必过谦，水军各镇中，你不敢当大将，谁还敢当大将？”长庚道：“大帅不知，官越高，责越重，忌的人也越多，以后事情，办下去正不知怎样呢。”阮抚台道：“老哥素有干略，现在大权在握，得心应手，正好大大施展一番。要是官高胆怯，一味的怕事，殊有负朝廷恩意了。”长庚道：“大帅教训的是，长庚也不敢怕事，只凭着一颗赤心，全身实力，报答朝廷是了。

”

阮抚台去后，长庚就发下文书，饬闽浙各镇水师，昼夜操练，听候调遣。一时定出计划，令温州海坛二镇为左右翼，跟随本军，专剿蔡逆；金门、黄岩、定海、台湾诸镇，各守本港，俟总统追贼至境，出师策应。部署才定，忽报蔡牵、朱濆连檣入寇，已经进了定海洋面。长庚传令本部各舰，屯粮洗炮，连夜就要出港。此令一下，水军各将弁，顿时忙乱起来，装粮架炮，色色妥办。

已值初更时候，长庚率领将士，祭过海神，就令起碇扯满飞蓬，帆扬出港。但见月朗中天，波平如镜，水天一色，万里无云。大军舰队宛如数十条苍龙浴海似的，突浪冲波，向东驶去。只驶了一昼夜，已到定海洋面，远远听得炮声轰击，历落不绝。长庚道：“了不得，前面开仗呢，快驶上去！”又行了一程，贼船桅檣，密布如林。已经瞧见的，估量去约有百数十艘战船，排成一字，烟硝弥漫，战得正酣畅呢。定海水军，看看要败下，众将不觉都有惧色。长庚道：“海盗频年行劫，船中实货山积，大家拼点子辛苦，破了他，一辈子享用不尽呢。”众人听说，人人思发巨财，那勇气顿时就大奋起来。长庚手执令旗，扬帆直上。看看临近，把令旗只一挥，数百尊大炮，一齐轰发。顿时水吼烟腾，弹飞浪立。蔡牵没有防备，坐船上早着了两炮。风吹烟散，月光中露出李长庚旗号，蔡牵大惊，忙令还炮轰击。此时炮声雷震，炮子蝗飞，两军战舰在惊涛骇浪里，簸荡起落，一往一来的扑战。长庚传下将令，命左右两翼专攻朱濆，本部战舰专攻蔡牵，发毕令，扯足风蓬，乘着势突浪冲波，冲杀过去。百炮齐鸣，万弩竞发，霎时把海贼的长蛇阵，冲为两段。蔡牵抵挡不住，转舵奔逃。长庚下令追赶，矢炮连发，声如贯珠。蔡贼的两只副船，早被炮弹打成窟穴，

不能行驶沉下海去。蔡牵心慌，忙令加蓬飞驰。忽一弹飞来，正打在蓬索上，砰的一声，竟断掉了。蓬没了索，宛如马没了缰，哪里还能驾驰！此时蔡牵的坐船，横在海中，逐浪随波的震荡。贼众纷纷投海，蔡牵大呼：“我命休了！”道言未了，忽地风鸣水吼，电掣雷轰，倾盆大雨从海角上直卷将来。浪涛山立，鲸鳄奋兴，震得官兵战舰，荡撼飘摇，不能自主。长庚急令收港，蔡牵却趁这当儿，接索扬帆，逃了出去，长庚十分气忿。

这年冬季里，蔡牵又聚贼舰百艘，入犯台湾，并在鹿耳门沉舟塞港，阻断官兵来路，结联土匪攻打府城，自号为镇海王，很有割据称雄的意思。仁宗大惊，忙命成都将军德楞泰佩钦差大臣关防，调四川兵三千赴剿，将军赛冲阿为参赞大臣一同赴军。正欲出发，忽接捷报，说伪镇海王蔡牵，已被水师总统李长庚败走，台湾全境肃清。仁宗大喜过望。原来蔡牵在台湾地方沉船塞港，东南大吏没一个不恐惧失色，只李长庚闻而大笑，向部下道：“蔡牵此举，真是飞蛾扑火，白送性命。咱们不出去，这个大功必被他人夺去。要是真被他人夺了去，咱们还有脸儿见人么？咱们水军号为天下第一，台湾又是福建所属的地，蔡牵又是总统专剿的人，来了这么好的机会，生生的放过，丢脸不丢脸？”众人都道：“蔡牵据了地，僭了号，声势浩大，怎么统帅倒说他飞蛾扑火，自送性命呢？”长庚道：“台湾形势，鹿耳门果是要口。但除了鹿耳门，还有南汕港，北汕港，安平港。现在他自己填塞了鹿耳门，这一路就省得咱们把守了，咱们只要往南汕、北汕两个口子，再派一支兵，由大港绕安平港攻进去，瓮中捉鳖网中搜鱼，不怕他飞了天上去。这不是蔡贼自己送死么？前几番由他猖獗，就为那穹洋阔海，没处遮拦。现在投了这绝地，就要逃走也不能了。”众人尽都释然。于时

调兵出发，长庚亲自扼守南北二汕要口，另以小澎船五十艘，叫许松年、王得禄两总兵统率了，由安平港攻入。果然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连开五仗，杀得贼众叫苦连天，投奔无地。水陆兼程，舟车并用，把蔡牵逼入北汕港内，四面围困，宛如猛兽落井，鸷鸟囚笼。似此谋无遗策，将皆用命，固不难一举成功。谁料贯未满盈，天不厌乱，竟会兴起飓风来，走石飞沙，撼山拔树，把鹿耳门所沉各船，掀翻漂荡，冲了个尽净。蔡牵率领贼众，夺门奔逃。官兵拼命追截，却只获着十多艘贼船。盗首蔡牵，依旧被他逍遥遁去。长庚叹道：“今回事，倘使闽帅玉公肯帮我的忙，预派数百水军守在鹿耳门外，蔡贼早歼擒了。本部兵士统只三千，又要搜剿，又要防守，实属不数调遣。”众人都道：“玉公出身执纆，见不到此也是有的。”长庚道：“果然见识不到也还罢了。瞧他所为，很有妒功害能的意味。妒害我一个儿，原没什么要紧，却苦了朝廷与百姓呢。我得用的人，他偏要调去；我要造船，他偏不肯具奏。你们总也瞧见，蔡逆的坐船，高起我们五六尺呢。究竟船大的便宜，蓬高行速。若是我们的船跟他一高般大，也早追着他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圣上深居九重，海中情形，谅总不很明白，统帅何不具奏陈明呢？”长庚道：“玉制台是旗人呢。从前柴大纪建了那么大功，封着伯爵，充着参赞，也总算红透了，只忤了福经略，弄得身败名劣，临了儿还送掉性命呢。”众人道：“今上圣明，原不能比纯庙。统帅怕事，怕倒要受着处分呢。”长庚见说有理，随叫本营办文案的，拟了一张奏稿，大旨称说：

蔡逆未能歼擒者，实由兵船所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。臣所乘之船，较各镇为最大，及逼近蔡牵坐船，尚低五六尺。其余诸镇之船，更不为及。曾与三镇总兵愿预支赛廉，捐造大船十

五号。海门队坛二镇，亦愿捐造十五号。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，借帑四五万两之多，不肯具奏。且海贼无二载不修之船，亦无一年不坏之材料，桅舵折则船为虚器，风蓬烂则寸步难乃。逆贼在鹿耳门逃窜出，仅余三十船，蓬朽硝缺。一回闽地，装篷燂洗，焕然一新，粮药充足，贼何日可灭？

这道本章拜发之后，不过一月开来，圣旨下来，把闽督玉德革了职，拿京治罪。简出新名制台，名叫阿林保，也是旗人。只道同舟共济，从此可以一德一心，办理边务。不意一蟹不如一蟹。阿林保一到任，别的事不干，就打足了精神，谋去李长庚。旬月之间，密疏三上，早有人报知长庚，嘱为防备。长庚笑道：“新制台机心真也太重，其实何苦呢！就是玉公罢职，我也并没有什么成见，当时拜本，不过为自己表白。新制台把我当作坏人，他那眼光儿就错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旬日之间，参本三上，统帅倒不可不防他一下子。”长庚笑称不必。众人问故，长庚道：“诸位别问，瞧着就是了。”过了几日，上谕下来，果然把阿林保排喧了一顿，大旨说是：“阿林保莅任旬月，即专以去长庚为事，朕倘轻信其言，岂不自失良将！嗣后剿贼事责成长庚一人，阿林保倘忌功掣肘，则玉德即其前车之鉴！并着造大同安梭船三十艘，交与长庚，其未成以前，先雇大商船备剿。钦此。”长庚部下各将，瞧见此旨，无不称奇，都到长庚坐船，请问缘故。长庚道：“此事极易猜测，咱们在这里办了三五年的事，历任督帅抚帅，从没讲过咱们一句半语坏话。阿帅到此，没有满一月，倒参了我三个本子，难道历任各帅都没有他那么明亮么？再者太性急了，上头也要疑的。所以我说不必防备呢。”众人都很佩服。

忽报阿制台派人下书，长庚唤进，开函瞧看，并无别事，

不过邀请自己入署喝酒而已。给了那人回片，随即乘轿赴宴。阿林保降阶相迎，礼貌之间，异常客气。酒至半酣，阿林保停杯在手，笑问长庚道：“李大人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”

长庚道：“大帅钧谕，长庚自当谨遵。”阿林保道：“大海里捕鱼，何时能够入网。”说到这里，双目注定了长庚，便不再讲下去。长庚道：“长庚愚笨，帅意高深，还求明白指示。”

阿林保道：“我说的就是海里头事情。”长庚道：“蔡逆屡次诛，都为官军不肯齐心之故。如果闽浙水师，不分畛域，海疆早平靖多时了。”阿林保道：“怕也没有那么容易，我想海天万里，横竖没有佐证，倒不如弄一个假蔡牵杀掉了，就送到兄弟衙门来报验，兄弟马上具本入告，这么一来，省掉多少是非纠葛。那余外的贼子，都好归入善后案子办理了。李总统，你也可以受着上赏，我也可以得邀次功，比了穷年累月在鲸波鳄浪里争生活，不好起万倍的么？李总统，我这个法子，也无非是替你算计，你瞧行的去行不去？”长庚道：“多蒙大帅成全，只惜石三保、聂人杰的事情，长庚不会干，辜负盛情，未免抱歉。”阿林保道：“李总统休太执了，海上风波，异常凶险呢。”长庚慨然道：“长庚受恩深重，久视海舶如庐舍，凭他再凶险点子，终不敢稍存怯意，誓与贼同死，不与贼同生。”

阿林保道：“难得总统这么忠勇！但兄弟此举，也无非为顾恤兵士呢。”长庚笑道：“兵士受了大恩，国家要遭受大累了。”阿林保变色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国家就靠总统一个儿了？”长庚自知失言，忙着起身谢过。

席散回船，告知众将。部将王得禄道：“原是制台自讨没脸，统帅这几句话，堂皇冠冕，说得很是得体，制台也白受教训呢。”邱良功道：“亏回绝了他，要是答应了，可就上了他当了。”长庚忙问何故。良功道：“咱们办到了假蔡牵，制台

找着把柄，不就好专章参奏么。”王得禄道：“此公心术，真也太坏，将来结果，我看也平常的。”长庚道：“坏也罢，好也罢，咱们只要对得住朝廷，对得住百姓，余外的也就不必管他了。”

从此，李长庚督同水师各将，修理船只，整治器械，旧的燂洗，新的制造，蓬索桅舵等一应要件，无不刻意讲求。到这一年十月里，都已齐备，于是择日放洋，搜捕海贼。大小各舰，整队扬帆，掠波飞驶，迅疾得同箭一个样子。寻哨到广东洋面，果然与海贼相遇，奋勇攻扑，一下子就轰沉两条贼船，生擒贼首一名，叫做蔡天福，就是蔡牵的侄子。乘胜追袭，赶到大星屿，把蔡牵又杀了个大败。部将都请回碇，长庚道：“此番出兵，我原不承望生还呢。”恰恰福建水师提督张见陞也率舰至，于是邀他一同追赶蔡牵。追了三日，这日，追到黑水洋地方，瞧见蔡牵，只剩得三条海船。长庚挥旗奋呼，矢炮齐发，霎时蔡牵坐船的风蓬打掉。长庚驶船冲上，令兵士掷放火药包，乘风儿纵火。众兵士欢呼雀跃，只道灭贼即在目前，不意贼船艄尾上的炮，忽地轰发一颗弹子，直向长庚咽喉飞来，闪避不及，中弹跌倒。欲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歼巨寇海波不扬 运奇谋覆盆得雪

话说李长庚督率舰队，围住蔡牵，火攻炮击，正拟一鼓歼擒，不意贼尾艏的炮忽然轰发，弹丸击中长庚咽喉，大喊一声，昏绝于地。赶忙施救，已是不及。三军失了元帅，顿时大乱。张见陞率领本部兵船，转舵先走，众兵舰纷纷退驶，于是历年积寇，又被追诛。其实浙闽水军，十位贼众，如果少持半日，不难立奏虏功。可惜众将心志不齐，先自退驶，光景是蔡牵恶贯还没有满盈呢。闽督浙抚会奏到京，仁宗震悼，特下恩旨，追封李长庚壮烈伯，赐谥忠毅，并饬原籍回同县建立专祠，春秋两季按时致祭。又把长庚部将王得禄、邱良功升为提督，分统长庚旧部。诏书勉励他们同心敌忾，替主帅报仇雪忿。王、邱二将瞧见这道旨意，果然激发天良，督率了舰队，竭尽心力的搜捕。也是机会凑巧，福建制台调了个方维甸，军机处又有着大学士戴衢亨，戴方二公，都是很有远见的，文武一心，边廷同意，百请百允，得手应心。说也奇怪，李长庚费尽心力出尽汗，奈何他不得的蔡牵，竟就轻轻松松歼除了。古人“众志成城”那句话，可知是不错的。王邱二提督，歼除了蔡牵，就用红旗报捷，六百里加紧，飞递到京，那奏本的大旨是：

臣得禄，臣良功，于本年三月，会师合剿海贼蔡牵于定海

之鱼山。乘风势顺利，奋呼轰击，烟硝蔽天，转战至绿水深洋，逼攻贼船。蔡贼扬帆思遁，经臣得禄臣良功四面包围，而悍贼破浪突围，炮弹密发如雹。臣得禄冒弹奋进，亲督水手兵弁，掷药发火，阻贼出路，激励将士，抢登贼舰。血战至夜半，风浪并怒，海水山立。将弁登者，均被贼众斫落下海，而贼舰又随浪戡出。臣良功攻险堵截，随潮奋战，环攻不已。逾绿水洋，见黑水，臣良功惧贼走遁外洋，奋身大呼，以己船骈于贼船东，闽船骈于浙船东，贼蓬与浙蓬结，浙蓬毁，贼以蒿扎浙船，决死猛战，矛贯良功腓。浙船毁碇脱出，闽船复骈于贼船。此时贼伙党各船皆为诸镇所隔，不能援救。贼酋蔡牵，仅余三十船，弹丸已罄，以番银作炮子，势愈强悍。臣得禄亦受弹伤，忍痛奋斗，掷硝药火其尾楼，复以坐船冲断其舵。蔡牵自知无救，乃首尾举炮，自裂其船沉于海。积年臣寇，赖皇上成灵，将士用命，仅得歼除。

仁宗览奏，向廷臣道：“为了这两个贼子，折掉几许将士，处掉几许生灵，想来都是朕躬不德所致。今后朕有不是，你们都应直言谏朕，君臣一体。太平了，大家才能过好日子。”随下旨封王得禄为二等子，邱良功为二等男。降毕旨，又向群臣道：“海贼初平，善后计画，何者为先？大家替朕筹画筹画。”大学士勒保回道：“盗贼之起，都是地方官吏不善所致，地方官吏不善，都因监司失察，监司所以失察，都由于督抚昏瞶。为正本清源计，莫如慎迁督抚。督抚贤而司道大员无不贤，地方官吏无不贤，盗贼怎么会起呢！”仁宗道：“这话很有道理，现在四川总督出了缺，要派人，一时没有妥当的人，你看派谁去好？”勒保道：“现在封圻大吏，才犹卓著的，就要算鄂督百某，调了他去也好。”仁宗道：“我看他去，还是你去好，

潮广也是要紧地方，他也走不得。你方才讲的那番话，句句实情实理，你到那里办事，定是不错的。你保他人，我就保你。

”勒保碰头辞谢。仁宗道：“勒老三，你不喜欢外任么？”勒保道：“外任内任，都是皇上恩典，奴才如何敢不喜欢！但奴才年来身弱多病，四川这种地方，汉夷杂处，办理稍一不当，未免有负天恩。”仁宗不待说完，就道：“不必讲了，四川原是你治过的地方，现在又没什么事，朕派你去，无非为你是熟手，难道真为你讲了那番话，就布治你不成！”勒保不敢再辞，领旨谢恩。即日治装出发，望成都而来。

历尽蜀道艰难，经尽风尘劳苦，行抵成都。文武官员，都出城迎接，勒保一一接见。一到行辕，自护督起，司道府县提镇参游，来辕谒见的，更是络绎不绝。勒保吩咐巡捕官，来谒的人，不论官职大小，均须即时通报。自己虽然风尘劳顿，即还打叠起精神，跟属员们敷衍。

你道他为甚这么和气，一点子没有上官架子？原来宦途风味，此公业已尝透。勒保头先本是个笔帖式，当差期满，外选了个知县，指省四川，尽先补用。无奈川中大吏，跟他不甚合意，随班进谒，常遭呵谴。候了一年余，虱大的差都没有当过。当光吃尽，穷得要命的。同班候补人员，没一个人瞧得起他，衙参时光嫌他衣衫褴褛，酒气薰腾，都远远的避过他。勒保很是抑郁，又没法子解除此难。

一日瞧阅邸报，见十年前的老友放了四川总督，大喜道：“这遭儿，我总可以出人头地了。”于是抖起精神，每日探听新制台行程。那盼望制台到省的心，比了饥儿望乳，大旱望雨，还要真。这日，得着喜信，知道新制台离城只有二十里，明儿朝晨，可到省城。勒保欢喜得什么似的。赶忙雇了个牲口，出境迎接。不意到了那里，新制台的行辕，森严煊赫，仆从人等，

不肯替他通报。没奈何，只得赶回来。次日，闾城文武迎接新制台，勒保跟随各官，递手本禀见，又没有见着。新制台进行了行辕，先是护督来拜，继而两司首道，继而首府，继而省县，继而候补各官，纷纷传请，独勒保的手本，递了上去，宛如泥牛入海，音信杳然。天气又暑，肚子又饿，站在太阳里，眼看车来轿去，官送官迎，又气又苦，又渴又饥，忿倒个要死。那些同班候补官，有劝他回去明儿再来的，有劝他回家吃饭的，也有秉性轻薄的，偏还要揶揄他，说：“老兄素来好酒善饮，今儿制台定要留你喝酒呢。”正在无聊，忽闻传呼：“请勒三爷！”勒保听了这一声，宛如牢中重犯得了恩赦，乐个得无可言说，赶忙的整着衣冠，捧着履历，疾趋而入。那同班的官员们听见了制台传呼，称行攀不称官名，无不称奇纳罕。勒保趋进了里头，看见制台光着头，穿着便衣，站立在檐前阶下，一见勒保就笑，指道：“你打扮得这个样子，不怕齷齪么？”勒保禀请行庭参礼。新制台扶住道：“别磕狗头了。”回顾家人道：“快给勒三爷把这狗皮剥去，好到后院乘凉饮酒去。”勒保这时光，越听骂，越快活。一时搬上酒肴，新制台拖他坐下，把酒话旧，把个勒保快活得成了仙相似。喝到三鼓，方才散出。一跨出行辕门是不好了，首府首县并那几个有差的红候补官，都在那里伺候。一见勒保，宛如得着凤凰蛋似的，你也来捧，我也来捧，搀手的搀手，攀话的攀话，说不尽的殷勤，描不尽的亲热。首府道：“两司首道都叫致意吾兄，他们候到薄暮回衙的。”从此勒保平步青云，竟被众人抬了上天去。衙参时光，逢迎欢笑刻不暇接，有让坐的，有攀话的，有送烟壶的，真是烈火烹油，着鲜花锦。其实勒三爷依旧是个勒三爷呢。所以他待到属员，一团和气，满面春风，无非是推己及人恕道的意思。

当下勒保择定初三日卯刻接印视事，护督董公把一应交待

事情办理妥当，自回藩司本任去了。接过印，司道各官，又忙着递手本入贺。勒保设筵相待，席间，谈起这几日见客过多，闹的脑袋都涨起来了，可知是身子不济。从前在这里办军务，连夜不得睡觉，都不觉得什么，怎么这会子多见了几个客，就累的这个样子。皋台道：“大帅原也太劳乏，那些州县班的候补人员，很可以不必见呢，身子也要紧的。”勒保笑道：“深蒙见爱，但兄弟这里头也有个苦衷呢。”随把自己那时在省候补的境况说了一遍。藩台接口道：“大帅高见极是，县班大半是可怜人儿，司里平日待到这一班人，也都另眼看待的。”勒保笑道：“大家都是过来人，老兄想来总也经历过的。”董藩台道：“司里受的辱，比了大帅还要利害。”勒保道：“讲出来大家听听，咱们这会子，也算是温习旧书呢。”董藩台道：“司里家况，原很清苦的。那一年宗师按临司里，侥幸得选了拔贡。进京朝考，背着铺盖，徒步而行，走到扬州，已经筋疲力尽。”勒保道：“老兄原籍不是江宁么？徒步奔走，路程果然不少了。”董藩台道：“彼时恰巧遇见一只船，也是进京应试的，司里就向艄公央告，恳他携带。艄公回司里，船是人家包定的，须与雇主商量。好容易答应了，司里就把行李卸在后艄。长途无事，不免把卷吟哦。艄公私嘱司里，舱里头是扬州巨绅蒋老爷的两位少爷，别高声朗诵，怕少爷嫌闹呢。话犹未了，舱中的人果然走出来呵问，问司里是什么人，闹一个不已。司里无奈，只得说出姓名，并告诉他入京应试。那兄弟两人听了司里的话，竟冷笑道：‘你们瞧他，穷的这个样儿，差不多就是花子，却还要黄狗想吃天鹅肉，要应朝考，取功名。没有镜子，也应撒一盆尿照照这一张脸儿，像应朝考的人不像。’”勒保道：“那种话儿下流的很！怎么应试的人讲出话来，会这么下流呢？”董藩台道：“彼时那兄弟二人正喝酒作乐，被

司里扰了他们的兴，才这么斥辱呢。”勒保道：“穷途受辱，难堪的很！”董藩台道：“诚如钧谕，司里气忿不过，背了行李起岸，走了几百里路，勉强赁小车进京。这回朝考，司里又蒙侥幸，得列一等，授为七品小京官。从此乡会试连翻侥幸，殿试蒙圣恩，得取一甲第三名，授职翰林院编修，数年京察，外放监司，循序渐升，至有今日。谁料狎侮司里的那位蒋大少爷，到去年才以知县来省候补。”保勒笑道：“巧极了，老兄怎样回敬他呢？”董藩台道：“这位蒋大少爷，想起前事，怕司里报复，吓的就要告病。经司里传他进衙，用好言抚慰，问他那位介弟，早已死掉多年。司里笑向他道：‘韩信不仇胯下之辱，我岂不逮及古人，勉为好官，往事切勿介怀’，就把他挂了出去。现在还在署任呢。”勒保听了，很是赞叹。皋台道：“方伯度量，比了程中丞宽宏多了。”董藩台忙问：“哪一位程中丞？”皋台道：“就是山西抚台程国仁中丞。”董藩台道：“那是敝同年。不知敝同年有了什么事故？”皋台道：“这位程中丞有一个异样的脾气，就是心热太过，专喜管理人间不平事务。听说他没有发时光，曾代亲戚打官司，直控到省里，口才辩给，当堂把皋台驳得无言可答。皋台忿极，向他道：‘程国仁，程国仁，你能够对我的联，我就当听你的讼’。程答道：‘舍讼论文我也不怕，但是丈夫不可食言。’”皋台笑道：“果然对的好，谁愿负约。但对得不好，可即起去，不必再在吾辕闹无理之讼了”。程笑回：“谨遵钧命”，随请示上联。皋台瞧定程公道：

倒插杨柳，光棍无根生枝节。

程公也瞧定了皋台，随口应道：